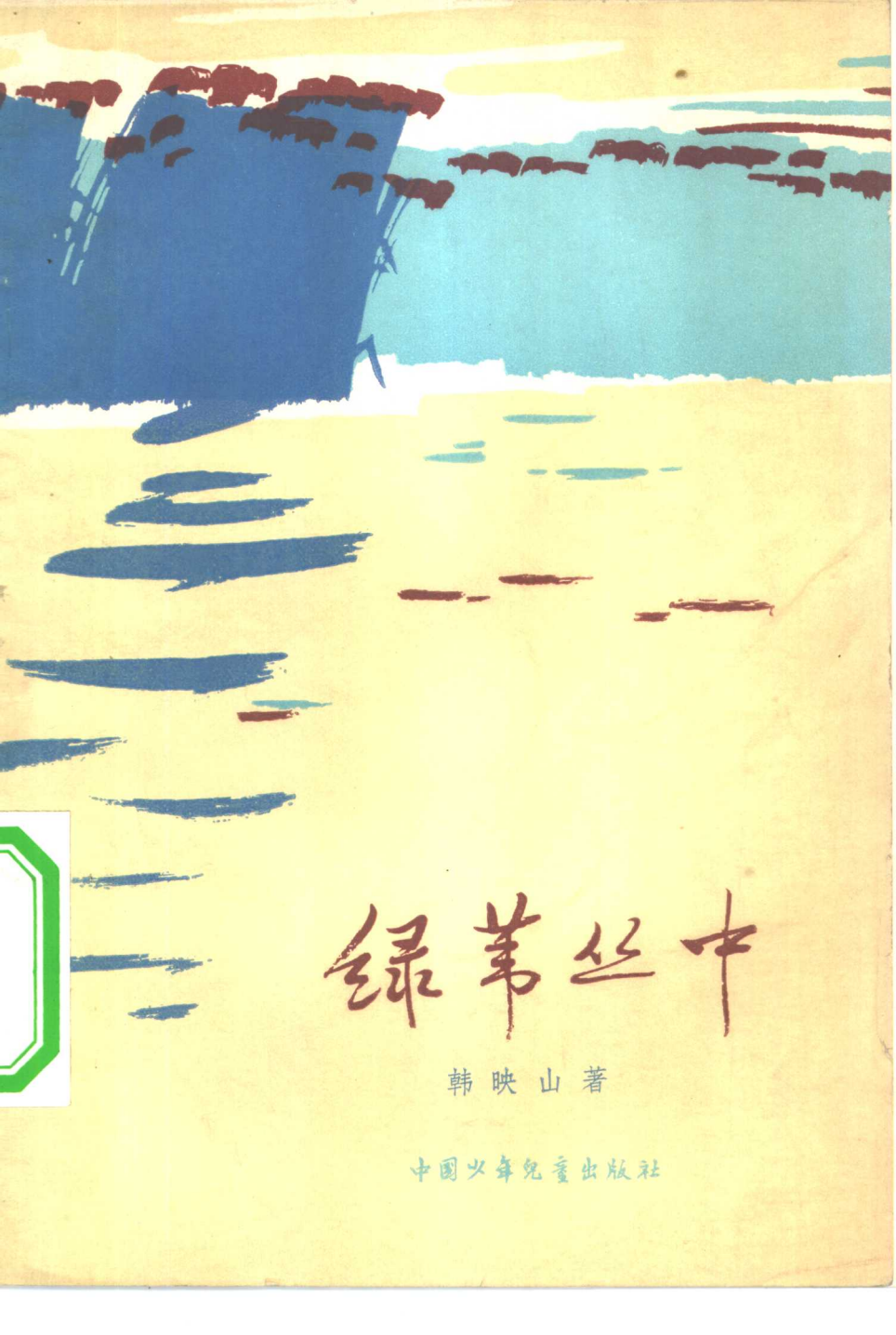




绿苇丛中

韩映山 著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绿苇丛中

韩映山 著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一九七八年·北京

内 容 提 要

日本鬼子的汽艇在白洋淀里横冲直撞。孩子们在苇丛中钻出钻进，用巧妙的办法把汽艇绞住了……

这些孩子，在斗争中个个都锻炼成了坚强的小战士。他们机智勇敢地掩护伤员，递送情报，配合雁翎队夺粮库，烧桥梁，打岗楼，最后破坏了敌人的水上交通线。

小说语言活泼，乡土气息浓厚，有战斗的诗意。

封面设计：铁 扬

插 图：陈兆祥

绿 苇 丛 中

韩 映 山 著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4 1/2 印刷 60 千字

1978年2月北京第1版 1978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R10056·393 定价 0.28 元

目 次

第一章	绿苇深处.....	1
第二章	鱼水情长.....	20
第三章	虎口夺粮.....	45
第四章	莲花清香.....	63
第五章	牵住鼻子.....	98
第六章	烽火连天.....	117



第一章 绿苇深处

1

这是一九四三年，一个绿色的夏季。

正是芦苇吐絮的时候，紫色的芦花在风中飘摆。淀水清清，映着天上的流云。可是，这么美好的风景，却叫村东那个死岗楼和膏药旗给破坏了，它象一只灰色的狼，张着咀，吐着血红的舌头，用后爪蹲在那儿，随时要扑食儿似的。

还有那坐通往淀边的土木桥，象一条拱背的大蟒，趴在那里，敌人上船下淀，都要经过那儿；再就是那条水上交通线。敌人为了打通这条水上要道，破坏了大

片的苇地，毁坏了千亩良田。他们通过这条水道，运来了大批的杀人武器，把水乡抢劫一空……

水乡的人民日日夜夜地盼着，有一天，要拔掉插在他们心上的“毒钉”，切断这条流着污血的“脉管”。让水乡的天更蓝、水更清、苇更绿、鱼更肥、荷更香！

在村北紧靠淀沿儿，一个用苇子夹的寨篱，围着两间小屋。屋后是一片苇地，小通壕可以走小船，这就是雁勇姥爷（外祖父）的住处。姥爷五十开外了，叫大满。酱赤脸，干瘦，可是老人那两只眼睛，却亮的出奇。他是这村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，担任着武委会主任，和上级党保持着单线联系。他是铁匠，又会放鱼鹰，腿脚很精干。自从一九四三年，雁勇的爷爷、奶奶和爸爸为了抗击日寇英勇牺牲以后，雁勇和妈妈就搬到姥爷家住。

雁勇跟着姥爷学会了放鹰、下勾、下箔、打草、划船、游泳等水上技能，小家伙又能干，又聪明，又勇敢。他元乎乎的脸上闪着一双明亮的眼睛，个儿细高，肩膀儿宽宽。阳光和淀水把他沐浴成酱黑色。整个热天他都光着脚，脚板铁一般硬，在岸边，在苇地里啪唧啪唧跑着，不怕扎不怕硌。

水乡的孩子们最愿到水里玩。水性一个比一个_个好。他们扎猛、仰凫、立凫，还会海鸭凫水，螃蟹过河，

骨顶^①抖翅儿。

小伙伴们都佩服雁勇猛子扎的长。他憋足一口气，一个猛子下去，能扎十几丈远。孩子们说他能在水里换气，究竟怎么换，谁也不知道。

这一天，小伙伴们又在坑塘里玩“攻岗楼”，小伙伴中有铁棹、水尼、洞生、老桃、大垛……他们分做两班，一班装日伪军，站在一只翻了底的破船上守“岗楼”；一班装作雁翎队，任务是切断水上交通线，炸毁土木桥，包围岗楼。分班时，谁也不愿当敌人，都愿当雁翎队。后来大家说，这是演习，又不是真的，装敌人的几个孩子才答应了。

战斗开始了，双方打的很激烈。

他们不用泥不用砖，而是用手击水，水柱象一簇簇的箭，射到对方的脸上，使人睁不开眼，出不来气。

已经攻了三次，“岗楼”还没攻下来，队员们大眼瞪小眼地看着雁勇，问他怎么办？

那个虎头虎脑的孩子叫铁棹，他性子急躁，说：

“攻不下来，咱们拚了吧！”

“对！拚了，一个对一个，豁上了！”洞生、老桃攥攥小拳头也说。

① 骨顶，一种水鸟的俗名。

一个叫小旦的白净脸的孩子，害怕地说：

“攻不下来，拉倒吧！就算咱们输了！”

小旦的话没落音，就惹起大家的反对：

“输了？不行！‘雁翎队’不能输给‘敌人’，咱们一定要得胜！”

“对！一定要得胜。”雁勇大声说，“可是咱们得想点法子。光硬拚不行。”

大家看着雁勇，让他出主意。

雁勇转动着黑眼珠，想了想说：

“咱们也得讲点‘战术’，邓队长不是说过，要‘机动灵活’。你们看，‘敌人’火力最强的是岗楼东边。那儿有日本小队长大驴脸和汉奸何五守着。咱们呢，要集中火力攻他这一点。然后呢，派一两个队员，扎猛子抄他的后路，切断水上交通线，再派两个队员，封锁住桥头，不叫敌人跑掉。其余的队员猛地蹿到船上，干掉机枪手，来个里应外合，前后夹攻，这样……”他用两手做个比式，悄悄地说。小伙伴们都笑了：雁勇真有好法子，于是都喊起来：

“就这么干吧！”

雁勇暗暗命铁棹和水尼潜水抄后路，其余队员，都各自去执行任务。先是集中火力攻岗楼东边。雁勇带头冲在前边，一边踩水，一边用手击水。他击出的水，

又硬又远，一条条水柱，象无数颗子弹，飞射到“敌船”上，使对方睁不开眼，立时压住了“敌人”的火力。“敌人”正在慌乱的时候，背后突然又蹿上去两个队员，象两把尖刀，插在“敌人”的心脏。“敌人”慌了手脚，想四处逃命，可是水路切断了，土木桥那儿也给封锁住了，“敌人”团团被包围了。

“缴枪不杀！”水尼作开了“政治攻势”。“赶快投降吧！”铁棹笑开了。

“大驴脸”要反抗，结果“伪军”内部“反正”了，把“大驴脸”抓了起来。……战斗胜利了。

“这仗打得真漂亮！”孩子们庆贺着胜利。他们问雁勇，“玩完了攻岗楼，还玩什么呀？”

雁勇看看日头不早了，向伙伴们说：

“咱们玩的工夫不小了，该回家干点活儿了。”

可是先干什么呢？他们上了岸，穿上衣裳，在一起商量起来。

这时候，只见顺着潞龙河过来几只大对槽^①，船头飘着一块日本“膏药旗”，象招魂幡似的。船上满载着抢来的财物，有粮食、苇席、牲口、猪羊、鸡鸭，由一些敌人押送。显然，这又是要运往保定，从保定再往山里

① 对槽是一种大船。

远，供应那里的敌人进行扫荡；然后，再从保定运来军火，屠杀水乡军民。每逢路过雁翎村边，岗楼上的敌人，就来接应，他们下了楼，通过河上的土木桥，到淀边小火轮停泊的地方，卸货或装货。他们到水乡扫荡，也必须通过河上的土木桥。

雁勇他们看着这一切，心里充满了仇恨，都在想，什么时候真象打水仗攻岗楼似的，一下切断这水上交通，拔掉这颗毒钉呢？

他们在苇丛草棵里，一边丁着敌人动静，一边骂着敌人。

敌人的大对槽很快就开过去了。孩子们正要回家，忽然听到什么地方，轰轰一阵炮响，象打大雷。他们以为是岗楼上向这里开炮啦，可细一听，方向不对，象是淀北边。他们立刻离开了土桥，跑到村北头，只听北边机枪、大枪、手榴弹，响得更欢了。这是哪里打起来了？

啊！莫非雁翎队又打伏击？！

孩子们跑上大堤，登在大堤的土牛上，手搭凉棚眺望；只见西北天空，腾起一股股硝烟，刹时天幕上布满了黑色的云彩，炮火一闪一亮，如一道道电光划过。整个大苇荡，气势显得非常雄伟。

“准是日本鬼遭到了伏击。”水尼说，“不知是邓叔

叔他们打的不？”

“那还有错，反正是雁翎队打的。”铁棹瞪着大眼珠说，“那轰轰的响声，一准是大抬杆①！”

雁勇没有说话，他一直了望着西北方向。

2

孩子们的心一齐飞向了大淀北。他们猜想：很可能是雁翎队截击敌人的包运船，嘿，要是自己能参加雁翎队多好，也和邓叔叔他们一样，腰里掖个大镜面②，这会儿正在苇塘那边，亲手消灭敌人……

孩子们正在想着，只听岗楼顶上，劈哩啪拉打起枪来。吓得小旦把耳朵一捂，妈呀妈呀地叫起来。

雁勇看了他一眼，说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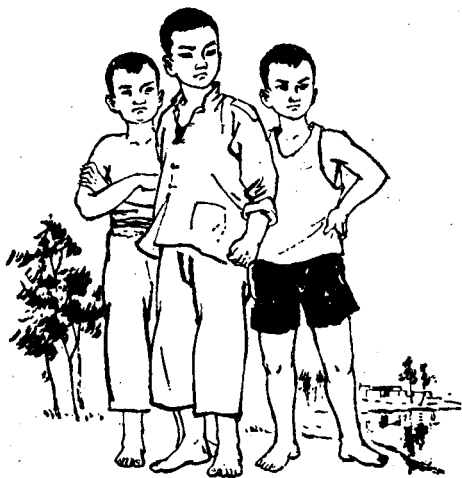
“看你胆小的，听见枪响就叫妈，那你赶快回家吧！”

小旦猫着腰，遛着墙根跑走了。

岗楼上的枪声越响越紧了。听得出，敌人是在乱放枪。他们大概知道北边遭到了我游击队的袭击，想用枪来助威，张声势。

① 大抬杆是打雁和打野鸭的猎枪。

② 大镜面是驳壳枪的一种俗称。



突然，有几颗流弹，飞到孩子们跟前，发出扭扭的声音，溅起一股股土烟。

雁勇赶紧喊了一声：

“卧倒！”

真象战士一样，大伙敏捷地卧伏在土牛下

边。

“光穷咋唬，不敢下来，瞎打枪。”铁棹啐着唾沫说。水尼儿也说：

“他们叫雁翎队打怕了，下来怕完旦。”

话没说完，只见岗楼上的吊桥果然放了下来。紧接着，吹起了紧急的集合哨音。立刻从岗楼里，跑出好多日伪军，象一群群黄狗一样，手持武器，集合在广场上。哎呀，不好，敌人真的要去增援了！怎么办？紧接着，钉在岗楼西边壕沟里的小汽船，发出了突突的声响。

“看！敌人的队伍就要过桥了！”雁勇着急地说，

“过了桥，就该上船了。”

怎么办？岗楼里的敌人去增援，我们的人如果撤不出，就会受损失！邓叔叔他们……雁勇他们急得额角上出了汗，手也攥得紧又紧。要是他们能飞，一下飞到芦苇荡，赶紧告诉邓叔叔，免得遭到敌人包围多好啊！

可是来不及了！怎么办？怎样牵住敌人的鼻子呢？

眼看，敌人就要上船了，上了船，很快就要开船出发了。

“怎么办？”铁棹急得直搓手心。

“咱们抄到前边的航道上，用泥块打他们吧！”洞生说。

雁勇说：

“再拧些苇把子，拦在航道上，敌人一过就兜住他们的船！”

“行，试试吧！”小伙伴们钻进苇塘找浅水的地方，抄近道儿，跑到敌人的航道前边去。

他们喘嘘嘘地跑到泥水浆汤的苇地，一边拔苇子，一边拧苇绳子。

敌艇开入航道，突突突，走得很快！

雁勇他们急匆



匆，拚命地朝前跑。苇叶子划疼了脸，苇茬子扎破了脚，他们也不顾了，一心想牵住敌人的鼻子，不让他们去增援，让雁翎队邓队长他们打个漂亮仗，把包运船截住，夺回抢去的人民的财产！

他们跑到螃蟹洼，看了看地形，觉得这儿航道比别处窄点，两岸芦苇也厚密，容易隐蔽、拦截。

于是，小伙伴分作两班，一班在航道西边，一班在航道东边，把苇绳儿拦在航道上。可是，两边没有木桩，拴在哪儿呢？临时再到树上砍也来不及了。啊呀，敌艇的马达声越来越近了。在慌促中，他们只好把苇绳儿拴在苇丛上，也不知拴结实没有。这时雁勇赶紧让大家躲进苇塘深处，隐蔽起来。

.....。

3

雁勇妈正在院里织席，听见淀北一阵枪炮声，响得那样激烈，以为敌人迁到了游击队，或是雁翎队在拿岗楼了。她心情很激动，在家里坐不住，席子也织不下去了。她放下手中的苇眉子，拍拍衣裳上的苇皮儿，走出篱巴门儿，想探听探听情况。爹去打鱼还没回来，雁勇半天不见了，他到哪儿玩去了？自从亲人们壮烈牺

牲后，这孩子显得深沉懂事多了，他一心要报仇雪恨。为了早日消灭日伪军，他们儿童团做了不少抗日工作。烈士们的光荣事迹，象一面面旗帜，在他们面前招展飘扬！激励他们前赴后继。残酷的环境，使他们斗志更坚强。爹爹秘密地和雁翎队保持着联系，她是妇救会委员。在这个水上交通的边缘，在敌后的敌后，坚持做抗日工作，掩护同志，积蓄力量，准备春风一吹，满淀烧起熊熊大火。……

雁勇妈走出门口，只见邻家财主的孩子小旦，慌慌张张跑过来，一边跑一边用两手捂着耳朵，见了雁勇妈说：

“可坏了，打起来啦！”

“什么打起来啦？”雁勇妈拦住他问，“雁勇哩？你们不是在一块儿玩来吗？”

“我们是在一块儿玩来，就在坑塘里打水仗。”小旦喘息地说，“正玩得欢，忽然听见枪响，我就跑回来了，不知他们跑哪儿去了。”

雁勇妈听见小汽船的马达声，由近而远，枪声也越来越激烈了。孩子们到哪儿去了？莫非他们也去参加战斗？他们赤手空拳，怎么能跟敌人对阵？

她正惦念着，只见爹爹从淀边走来了。他光着脚板，背个鱼篓，戴着破草帽，腰里束一缕苇腰子，露着紫



黑的胸脯，酱红色的脸上沾着泥点，活象一个渔人。

“逮着鱼了吗？”雁勇妈问。

“篓里有鱼回家看。”爹爹眼窝里闪着机警的光，“鱼大鱼小用秤约。”

回到家，雁勇妈问：

“莫非是雁翎队打伏击了吗？”

“嗯。”爹爹笑了笑，“不能叫敌人把东西白白运走。这是试试大抬杆的威力。”

“可是，岗楼上的日伪军又去增援了……”

“去了好，去了多送点枪支弹药——咱早有游击小组截他们哩！”

“雁勇他们也参加了？”

“孩子们胆子大，心气高。”爹爹说，“可这是真枪对真刀，不象在坑塘里打水仗玩呀。”

这时养在院里的几只鱼鹰，登在架子上扑棱翅儿，伸着长长的咀巴，瞪着绿色的眼睛晃着脑袋。

爹爹看看鱼鹰，说：

“我想去看看，接应他们一下。”

“您，怎么去法？”



“还是放着鹰呗！”爹爹的嘴角，露出一丝笑容，“这是老行当了。”

“我跟您去吗？”雁勇妈问。

“不，你在家，万一还有任务呢！”爹又小声说，“那锅腔子^①想法还要扩大一下，要不装不了多少粮食，麦收快到了，年景快好了……”

“嗯！”雁勇妈明白了。

爹爹说着，赶上鹰，拿起棹，摇着小船，迎着前方划去。

小鹰船又尖又窄，划起来飞快，象一片榆叶，在浪中串行；象一弯月牙儿，在云中游荡。

^① 锅腔子是地洞的代号。